

豐村小說集第一輯

望八里家

豐村著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刊

我的腳印

——與付小說集——官序詩

我走在地上
我留下了腳印

這是我腳印
我從這里
艱難地走過了

我歡喜
因為我
倔強地活着
有力地呼吸着
並且
我排除一切地

繼續走着

讓那些

只會高喊的人

卑視它吧

讓那些

只能高飛的人

無視它吧

——他們懂得

脚印是什麼呢？

而我，

向前了

我笑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于滬

目次

回爐貨·····	一
爺 爺·····	三七
單心眼的人·····	九四
望八里家·····	一三二
北 方·····	二〇二
區長的兒子·····	二七〇

回爐貨

1

『叫俺「回爐貨」？呃，隨他們叫吧！朝京，俺是不好惹是非的人，俺反正啥話也不說，這種世道，嗨！……』

『這種事，你不要太在意它，家富叔！』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我看着堆滿在他臉部的惱怒的情緒，我知道他是傷心了。他的滿臉鬍楂子的縫隙裏發着石青色，兩隻好像癡呆的眼睛的周圍，現出了兩塊陰暗的痕跡。他那抓着旱煙袋的粗糙的手，痠攣地搖擺着。我繼續向他說：『同志們好叫混號成了習氣，隊長的混號不叫「鐵膽人」麼？這是常事，在這裏哪個同志都有個混號呢！』

『同志們？』在他那張大的眼睛和倔強的語調裏，我知道他一點不肯相信

我的話。『你在這裏年巴半年啦，都熟識了！俺來這游擊隊還不到五天，俺認得誰？俺跟誰連一句家常話也沒有說過，俺還能跟誰算是啥同志麼？』

『算同志！』我用着平和的慢長的聲音說。『在抗日的隊伍裏面，認識不認識都是同志咧！家富叔，同志這稱呼比啥都親密，比自己家裏人也親熱得多哇！』

他搖了搖頭。旱煙袋從嘴上拿下來。

『你說那，朝京，在咱老王灘村裏，有誰說過俺王家富一個破字麼？誰不知道俺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俺到這裏沒過五天，俺可落個「回爐貨」，嗨，當兵的人啊，嗨！……』

他搖着頭，繼續不斷的嘆息，截斷了他的話。他的眼皮重甸甸地拉下來，緊緊的扣着臉面沉默了。

『這可不帶惡意，家富叔！』我解釋着。『在同志們可只是爲的開開玩

笑，跟咱村上叫這個混號不是一個意思咧。』

『隨便說吧。』他來不及拿掉嘴上的旱煙袋，牙齒縫裏急急的透出模糊不清的聲音。『俺不管當兵做莊稼，俺可總是守本份。只有那些浪哩浪當的人，才真該回爐燒二火咧！不是麼？沒有正經心眼的人，才真該回爐燒燒咧！』

『擔在我身上，家富叔！』我想起更好的話向他解釋，『這可真不是罵人話，難道你連我也不信麼？』

『嗨，不怨你，朝京，不過誰有心罵俺，就是罵他自己，罵他的先人哩咧！……』

他抹一把鼻涕抹在牆壁上。無光無神的眼睛閃爍了一陣。頻頻地輕微的搖着頭，他就和往常一樣，坐在牆根底下了。他把軍帽蓋在膝蓋上，兩個眼珠子沉落到懷裏，旱煙袋咬在嘴裏不放了。

他是一個非常沉默的傢伙，而且，近幾年來，在他那深沉的沉默裏面，充

溢着濃厚的傷感。他那鋪滿了一層灰塵的青鬍楂子的大臉經常緊鎖着，拚命的咬着煙袋，吸着煙。他總是孤獨的坐在樹根下或者牆角裏，像打瞌睡似的呆坐半天，他連眼也懶於動一動，或是瞧誰一下子。

在我們老王灘村裏，王家富着實是一個老誠人物，老誠到能啞着嗓子吃許多虧，也不和誰打架吵嘴，對人又是那麼原始的誠實而坦摯。在過日子上也是一把好手，不用說，對於莊稼活，他是永不會厭倦的「老拿手」。

他對生活，是個十分容易滿足的人。他常常似乎很得意似的對別人說：

『您說咱，咱這少地沒土的人，還敢想啥花門？一天到晚有莊稼活做，一年到頭有稀飯喝，這就算好啦！這咱還算有福氣哩，爲人不能沒個够，不是麼？您說？啥是福氣呢？啥是福呢？……』

『有吃有喝就是福咧。』他每每接着反復的解釋着。眼睛閃耀着生動的滿足的光芒。心滿意足地輕輕咳嗽幾聲，用袖頭擦擦眉頭和嘴角，乾笑得發顫的

聲音又說下去：

『不是麼？人還不是爲的吃飯做活麼？要不是。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有啥意思？所以說麼，這就是一個人的福氣咧，福氣可有個啥大小麼？是不是？……』他在腳板上磕打幾下煙袋，裝上煙，就沉思地咬着煙袋，慢斯慢斯的吸起來。

『你有牛福。家富叔！你光有做活的福氣。』有一次我生着氣譏笑他說。在我們老王灘村裏，我這類人和王家富總是合不來脾胃的。我看他，恰就是一塊「撕不爛的舊棉套」，他看我，是一個不懂過日子的毛頭小伙子，我們在行事上，說話，幹什麼也都弄不到一塊的。

『有活做還不是福麼？朝京？莊稼人沒有活路做，那還算啥呢？有莊稼活做，就不愁有稀飯喝，莊稼人光怕沒有啥事幹！朝京，……』
他響着口乾的聲音說着，歪着頭看着我。乾燥的樹枝似的手拿下他嘴上的

旱煙袋，洋洋得意地向我投了個苦澀的微笑。

『莊稼人沒活做，可不算是莊稼人啦！喝稀飯可也沒個指望哩！』

『你說那，家富叔！前年你忙了一年，卻得了些啥東西？你忘掉「小新發戶」把你的糧食逼個淨光麼？去年你忙了一年，可又剩了多少糧食？不是連冬天你想做個小買賣的本錢也沒有剩住嗎？這算是啥好福氣麼？這？』

他悲哀地嘆着氣，搖了搖頭。他好像很惱恨我，他那強硬的然而充滿了哀憐的目光憤憤地我幾眼，結實的扣住臉面，不說話了。

王家富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無聲無嗅的，默默地生活着。——日月輪轉着。莊稼收穫了又播種，播種了又收割，時光就恍恍惚惚地走掉了。……

在他——王家富那平靜的，自以為滿足的日子裏，他的大女兒梅姣長大起來了，他三十八歲那年，——去年年尾上，他的老婆又生了個男孩子石狼，這件事，正像絃琴的播捧一樣播動着他的心絃，他心的深處堆湧着小小的聽

不見的古玩的聲音。

王家富那不能控制的內心的喜悅，劃破了他的沉默而隱藏着憂鬱的大臉。微笑的紋路，像一條一條爬動的蟲子一般，爬滿了他那鬚楂子永遠黏結着灰塵的臉部。

他好像枯萎的野草遇到了溫暖似的，一身掛滿了生氣。

『這可就算個家啦！』他眼裂着兩顆鬚楂子笑着。在碎瓦片上磕打着煙袋說。『不是麼？有老有少才算成個家，有了小孩子，大人做活才會有心勁，大人心裏也有個指望，勞碌一輩子可也不算冤呐！……』

『您有福咧，家富夥計！』『小新發戶』底老長工嬉皮笑臉地抓着鬚子，旱煙袋打在肩膀上去，帶着預備走開的樣子說：『您老婆可會摸你的心啊，真知道你的心眼咧！……』

『不是那，麥忙夥計！』他的煙袋嗤嗤的響着聲音，兩道青煙從他鼻孔裏

冒出來。『有了小孩子，總算有個靠頭啦，以後可也有了指望啦！不是麼？忙夥計？……』

『窮指望。』我難耐的在心裏說。看到他那副神氣，我心裏就想用句話潑他一頭冷水，我說：

『家富叔，這你該再多做點活咧！你該給孩子多置幾畝好地咧！』

他興奮的張大了眼睛，嘴角裏的笑紋微微的打着滾動，乾樹枝的手緊握着旱煙袋劃了一個圈子。

『就是咧，朝京！你說咱一輩子捧個稀飯碗，還得給孩子留個做活的門咧。』

說罷，他像記起了什麼要緊事似的，旱煙袋咬在嘴裏站起來，拍打了一陣屁股，在一股飛揚的塵土裏，他匆匆惶惶地走回家裏去了。

平靜的日子被惡性的風雨捲去了。七月的戰爭到來了。這戰爭像巨大的石

頭投擊在坑裏的死水上面，農村被激盪起來了，人心被激盪起來了。

日子像貧血的心靈似的在微顫着。……

夜裏，——一個恐怖而黑暗的深夜，我和王春喜，王年發去路羅鎮參加游擊隊，我們興奮得粗魯的喘着氣，脚步踏得像奔騰似的。在離開村莊很遠的時候，我們竟然遇見了王家富；他嘴裏咬着煙袋，揹着糞筐，腋下夾着糞釵子；他卻在「拾糞」呢。他沉默着，好像他什麼都不看，等我們走到他的身邊時。我譏笑地問他：

『這年頭還夜裏拾糞麼？』

『呃，呃！白天還有別的活做咧。呵，是您咧，朝京！您們半夜三更到那去呃？』

『想幹游擊隊去！』

我回答着，就向前走了。可是，他模糊的嘆息的聲音，卻是跟着我，在我

的耳朵裏飛舞着：

『嗨，年輕人幹事，總是不穩當！……』

我真沒有想到，五個月以後，他也來參加我們的游擊隊來了，而且，當我最初看見他的時候，我受到了很深的感動。以前我對他的心理，完全被眼前他所給我的印象驅逐了，重新佔據我的心靈的感覺，是我非常同情而且愛他。當我抓住他那粗硬的手時，我的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那是一個黃昏時分，我們游擊隊昨夜襲擊黃榆關完成任務而撤退到崖口莊，天氣非常寒冷。像是虛胖的病臉的太陽剛剛被峯巒的牙齒咀嚼到口腔裏面。糜爛的血紅的雲塊，在遠處的灰天的邊沿上，不斷地擴展着。……

村莊被巨大的山底陰影掩沒了。黃昏，在村莊、原野，和山林裏默默的走着。冷風打得樹枝淒淒發響。

我正在擦槍。隊長帶着一個顫顫抖抖的莊稼人走進院子裏來。那個人肩膀

上掛着旱煙袋，懷裏抱着用藍布包着的一捲東西，他那臉面燃燒得叫人吃驚。

——我正在沉靜地觀察他，辨識着他的面影時，他忽然向我的面前走來。

『你不是朝，朝京麼？你？……』

他的聲音使我的心打了一個寒顫。我跳起來抓住他的肩膀，但是我的眼睛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

『家富叔，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啦？』

他悲傷的搖了搖頭，嘴巴放到胸脯上去。眼淚水注似的索索的向外湧流着。

『唉！別提啦，朝京……』

我被感染得痛苦了。我的一顆心被湧起的一股酸楚浸埋着，我的眼睛也慢慢的潤濕了。我不能說什麼話。我只能把他的肩膀更握緊一些！

我們淒然沉默着。我凝望着他那伸張的打團的頭髮。

同志們一個一個的跳到院子裏來，把我和王家富緊縮在驚愕的「包圍圈」裏。這時候，若在以往，同志們是要七嘴八舌的問一通話的，可是現在，那一張一張的同志的臉，被王家富的神情弄得濃濃的陰沉着，嘴唇像臉面一樣扣得緊緊的，誰也沒有一句話好說似的，於是，愕然的沉默佔領了這個大院子。

王家富低着頭，肩膀索索抖動着，眼淚把他的一個脚尖完全浸溼了。

「老鄉！」一個和他同樣年紀的同志，耐不住地抓抓他的肩膀，帶着啞啞的聲音說。「你可是爲了啥呢？」

他那被眼淚模糊的眼睛望望他，搖着頭嘆了口氣。臉部又埋下去了。他的身子強烈的抖動起來。他的兩腿恐怖似的顫索着。

「你先歇歇去吧，家富叔！」我說。我兩手扶住了他的一條胳膊。「你一定累得不得了咧。」

「不。」他像小孩子一樣強硬的搖擺着他的膀子。「我要見見隊長咧。」

『你剛才跟那個人就是隊長，』我勸解着。『你啥時候都能夠見他，你願意……』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們隊長在人圍的外邊就伸着一隻手招呼他：

『王老鄉！你有什麼話，在這兒說吧。』

他扭着脖子，眼睛張得死死的望着我們隊長。他的被淚水劃過的臉部，現着一條條灰色的痕跡。他的兩頤的鬍楂子抽跳着，他好像一個冤曲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親一樣嚶嚶的啜泣起來。

『不要過於傷心，王老鄉！我問你，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

我告訴了我們隊長關於王家富的家庭情形，隊長問他：

『你的老婆還在家麼？』

『沒有。』他搖搖頭，咽泣着聲音說。

『那末，是叫日本鬼子搶走了麼？』